鹿裘石室集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三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太原盧太公暨王太夫人六秩序

晉自以五材士興而得士益章于是稱仕國焉唐故晉封地其風勤儉思深遠有唐堯氏之遺迺堯游藐姑射臨汾水遂窅然不有其天下故後亦多隱操漢之儒仲彥方爲最聞而儒仲有

內德要以仕則定覇匡時以隱則躬行乎化若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登之人也之德也則其至者矣余偶與客論晉事而客有自宣城來者亟稱其邑盧令君賢大校言宣好訟訟多挾重而借資令君則持之以平宣好諂諂多羶名而鶩利令君則持之以靖宣好侈侈多僭上而朘下令君則持之以朴宣好偷偷多動澡而言哤令君則持之以敦其他慎出內屏胥徒弛關梁禁捕博則不啻若口也余念令君實晉人

晉與吳南北異戒風氣習俗異宜令君年未壯
且聯舉也朝縹緗而夕簿牒異用俛仰服御異
形又未及期月也抑何修而得此客則言本其
尊人龍泉公及母王夫人之教云龍泉公潛德
弗耀嘗以高年爵一級勤生而儉奉性慷慨而
度寬然長者王夫人端莊寧壹勞佚之辨所由
來遠矣頃之爲日月會于鶉尾客復以公及夫
人年並者來告盖時迎養在令署且爲梅氏諸
君介所以申壽者余一時詘于詞竊惟令君之

所自爲二人壽則亦既備乎傳不云乎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謂成親又曰聚百順以事其親名非聲音笑貌而順非要劑約束也藉第令一有悖出民將悖入其孰曰順一有不順人將詈女其孰曰名令君未期月而大綱布輿頌興馴致其道三年有成順而成之貽親令名無窮焉夫天之視聽在民考祥在巳前歌後儛天必從履信思順天必佑天人交相宇宙太和敬以此論孝協于天人以此論壽彌于宇宙不

抑亦大備乎哉即以晉事論當儒仲賔賢妻擁
故絜自老耳至其後魏晉間司空司徒傳貂襲
龜竟以開太原之華冑然猶在十數世之餘彥
方其婦子無聞焉儒仲亦不聞有年也盧公與
夫人耦德且耦年潛其身而旋曜于其子以益
章五才士之用爲晉國重即美哉山河殆亦今
世闊焉希覯已余聞公二人者徐徐于于不以
其子泰損居約不以其子賢先居鄉亦不以其
年稱耆足指使而高負恃其神凝其天定即今

君曰共八珍五鼎以爲旨徵　九命而彈綏象服以爲華直將塵垢粃糠之所謂姑射之神人非耶往余兩涖宣與梅氏善梅氏固宣城右族其觀化惟先其被澤宜厚兹特逢掖之士驩呼抃手願所爲壽太公太夫人者也卿士大夫從郡中有合舉不具載雖然諺有之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夫逢掖何貴得無以士羣而好修公論其尚足寓乎昔者公孫僑討鄧析而存鄉校夫是以子產爲惠人也夫

十長兄子綦先生七十序

國有宗臣係安危而與國相終始家有宗長係盛衰而與家相代謝古者庠養老而爵高年賜之杖賜之穀帛卽在民間爲之期爲之等著于令有繇也吾族當先大夫時亦云盛矣然所爲盛者匪直謂生齒之繁田宅之廣與夫冠佩之聯翩文采之煜煒也一時二三耆艾多賢者先大夫秉家之成肅肅在廟雝雝在庭倫紀有常詬厲不作家風世範爲四境所式瞻每歲時伏

臘亨羔潔兕歌衎樂而秩初筵以申燕好焉于時爲先人諸子行而相昕夕者數人從兄子綦先生猶爲先大夫所賞識則其盛蓋于兄方壯見之至癸未甲申間而衰徵巳兆浸尋三十年以日盛日衰外彊中乾尠不及矣迺者戶自爲俗人自爲政黨同而伐異貧少而賤老將使尊畏卑寡避衆惟力是視莫之誰何而先世仁厚之訓禮讓之遺幾不能舉以此徵衰衰可知巳即吾兄行年七十而觀于盛衰之際代謝之機

殆微乎其微乎陽進之極而姤以一陰生于下若昔之癸未甲申是也陰剝之極而復以一陽生于下若今之癸丑甲寅是也夫有所必窮者孰無所終窮者理重以烈祖累仁保世滋大七日來復茲其候矣吾兄遇姤始則謐然含章爲包瓜處剝極則巋然獨存爲碩果而茲且句者萌甲者坼適陽德方亨之會吾于是卜先生之年必永永無有害也何者以爲天心之所特畱而先靈之所潛祐也兄前是年六褎吾宗人咸

詰播芳堂爲祝而余鼎祚爲之詞兄虛襟受之歲紀辛亥進七秩而宗人申約如前其年則族有大釁顧兄雖皭焉不滓以同室多故力郤也越二歲宗人復申前約督愈嚴余遑嘗稱祝貴門矣同姓之親閒焉鮮遘彼豈力有所不足耶于兄則人所歌儛郤而益前踰期而益迫聚衆情爲衆順合大順爲大年吾族盛而衰衰而復盛循環若貞元之相續而先生盎若元氣之周流其間曷有紀極哉于時造階而修康爵者凡

三世爵以三止有嗛嗛焉以不足盡驩者鼎祚
起而宣言曰蒲上之酒德盛矣一飲一石醇初
筵者不云乎始乎治常卒乎亂僊僊者孰如逡
逡便便者孰如吶吶所爲尊卑淆而老少易者
多孰其咎焉夫以衞武九十之年而猶悔酒過
申抑戒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况更以醻我曹亦
三爵止既醉而出

進階朝列大夫觀吾陳僉憲先生七秩序

余鄉而東多甲族皆世爲昏因衡宇相望禮教

卒與今觀察陳觀吾先生越居東極則厥祖宗伯靖獻公之先里也玆歲甲辰夏四月日巳亥先生紀年七十矣郭少學叔儀萬叅軍惟賢偕其鄉若孫氏若湯氏諸君將修康爵祝先生而命鼎小子以言侑鼎不斐敢辭諸君謂先生嘗與先太中及貢東平沈少叅萬潋江二郭先生譚學術交切劘非子先子之所畏者乎小子唯唯余聞之天定勝人人定勝天有互乘故有貞勝而士君子脩持則言人際遇則言天要之天

固恒定爾且無遠引卽靖獻當
文皇帝入繼大統也顧命之臣前歌後舞公乃
奮扣馬而嬰逆鱗其爲節郅危其被戮亦郅烈
而一綫不斬之緒綿延以逮嘉隆間在里者駿
發于覲吾先生籍東牟者鵲起于大司寇其學
司馬以邊伐顯先生以廷直聞方先生之初爲
南臺江陵相承父諱固位不還也遂奧于權璫
以要 上畱一時公卿臺省請畱之牘日奏御
而南臺長爲相所親倚御史比而爭署名先生

獨挺然不署名且亢論無父即無君不可以請
事迺已則相固已中銜之尋復疏五事其曰士
氣之當振也顧更有所擬擿而比者潛益愧恨
先生坐不稱從廷評矣先生豈不稱御史耶及
江陵敗而先生超拜駕部郎于是有淸言路除
大奸之疏其人故江陵前所爲與之馮璫與爲
比之御史給事也人因誦先生敢言然先生實
負吏材出而僉西粤憲事于是杜忠州之酋覺
定南關之夷貢荒服萬里悉咋舌搏手以感懾

明天子之仁威再補滇而意指小與大吏迕有事國門即上書予告矣告之日且疏進忠良錄無罪又人所辟嫌詸怒而不敢言者先生具言之儻非眞誠體國者詎能焉大校先生亮直忼慨良無忝祖風而出之裕如行之無事則其學術明而切劘者有素也夫靖獻所遘天命鼎革之會也雹鑠雷輥何直人勝先生所遘亦天倫絕續之會也負扆據圖何直人勝廼今而靖獻獲昌大其後以有先生于先里先生以身名俱

泰進退克全獲有茲七十之齡聣司寇較著可不謂天定乎哉然其初天本定也故君子惟修其所必至者于人而聽其所不必至者于天夫天所不必至者非年乎語延年者必養生昔有養於內而失諸外者有養於外而失諸內者皆有所以養之者也有所以養之則其天搖善乎子輿氏之言天也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則其天定以是知先生之天久定矣天定則其所不必至之年將必至若衍之使長此必諸理而

非若彼養生者術也且諸君獨不見先生之居
鄉乎出則柴車苙屩入則楗戶諷書卽近奉
詔晉秩賜金緋先生一再御袒裼如故也而丈
夫子咸績學恂恂儒行奴客堇令司啟閉供算
器而巳夫畸于人者則必𧉧于天天必俾吾曹
長有先生以維頹俗而樹惇史言天定者至是
而始益徵也先生徤七箸酒無量抑將領鄙言
而釂吾孔子之百觚乎不佞辱先生繆知敬百
榼以侍

大司寇華陽徐公七秩序

守某不佞繇尚書郎領寧國則南大司寇徐公予告里居者殆將一紀守獲帥僚屬以歲時朝而事之公頎然山峙沈然淵渟有大臣風度屆于歲乙巳在禮年且杖　國焉因念不佞甫通籍羌戎先是有兵端公方爲御史中丞塡撫蜀于是有三征之　命舉莊蹻唐蒙之所經略與諸葛武侯之所深入者而一旦底定之爲西南千百世便利皇皇勞績　天語赫臨是時公盖

以武功顯矣及晉貳邦政贊中樞會屬國中圭叚于是有渡遼之師公所爲畫審緩急晰壁瑕固不欲勤于遠而務先內治主者愎不任師卒以無成功是時公蓋以智謨顯矣然不佞時猶浮沈州郡也巳爲郎聞銓曹傳言公郎銓嘗典南宮試而斥江陵子與弟不登也于是有東省之出泗上諸戾悉爲江陵丐命于岱宗獨公返關不報也則公以氣節顯至今人能稱道之大校公壯而郎銓彊而撫蜀踰艾而總京戎其長

秋官晉都也未耆即引身歸矣蓋公材高故蚤達公識曙故易退蚤達者其資適逢易退者其天夙定此內外物我之辯也自不佞獲事公三年所竊闚公之深而知前所豔說慕頌者皆其應跡耳公視之無有也歸而一切謝絕端居簡出日唯以養志于恬合氣于漠蓋始也出則緒餘為智畫為勇伐或握之不可奪亢為節旣也斂其天眞無智名無勇功咸斂之不可測入于機王文成定藩亂之數歲而謂在今日處此猶

嘗盡善吾孔子自敘其所學以十年爲差至七十而始自信曰從心余某瞶夫子以此其年而爲司寇攝行相則夾谷之會兩觀之討施爲氣象必更有進于是者何者以其在化之境也徐公非七十之年乎今天下雖脊脊多故矣龕戡平播九州攸同衡世者以外寧必有內憂而所亟則在　上下之泰交　宮府之一體此其要又在握機于密勿而運化于陶鈞實非智勇矜名節者所得與也余意徐公其人焉粵昔周召

夾輔亦在平格之歲流言則屏聽告老則請留要以爲老成謀國爾而況公形用精玲神明煥若詩所稱黃耇鮐背以引以翼我
皇上者乎吾見尺一之　詔與百歲之觴昕夕交進矣嘗以是諗于僚若屬不然也曰聞之在
朝言朝在野言野徐公茲退而處野巳出則爲勞臣處則爲惇史其重均也曹平陽相齊舍正堂而禮蓋公固在大夫宓子宰單父所師事者三人而已以治是在屬令奈何必祝公之出而

退失所圖乎不佞申之曰憲而乞言老更之事也坐而論道三公之事也吾曹誠義切憲老而欲爭　天子客勿之重臣闕陶鈞之盛化無適義之所不敢出乎且往者歳甲午公以疏請上念公久勞故賜以一紀之逸復念與共圖理必勤以夾輔之徵周召以還同壽同德于今烈矣僚若屬曰善請述之而以嘉平之壬戌敬從守爲徐公壽

一兄長泰和先生七秩序

成周盛時論士自鄉始其教有恒度不見異物而遷其升有常敘不得躐級而進始也養之久而後用既也論之定而後官漢距古未遠孝弟力田有行義猶鄉三物之遺故士率修之於家而或曲學阿世壞之於天子之庭者間有之要其初非眞修也是後詞賦興科條設士唯以文論矣我　明規宋而顓尊經術罷斥百家其敝也以俳偶爲敷文以帖括爲學古少俊之士朝濡毫而夕脫頴無俟養也朝登名而夕拜命無

侯論也及其典一官守一職司功在前執灋在后兢兢焉務修之　天子之庭而官箴吏治之所不逮則恣睢桀驁撊然内加于父兄而撟然外遞于閭里率往往壞之于家彼其初固未嘗修之于家也論者以宗法廢天下無世家科第尊天下無善族夫天下家與族之積也無善族寧有善治乎哉則古今之不相及也固宜鼎祚先大夫耶齊魯學政嘗持是以訓鄉薦之七十子者巳乞歸而爲政於家復以訓族之子弟族

子弟之俊有材者愛而翼之其有質行者狎而敬之若從兄泰和先生則質有其文固先大夫之所愛且敬者也先生亦獨引重先大夫而心儀之往有直指使進七庠之士合試之特首先生亟稱先生可俛拾一第是時蓋已傾郡人士而逡巡以游太學則又傾太學之四方人士然竟爽直指所期也至

今上丁酉而伯子學薦于鄉初先大夫亦以歲丁酉領鄉薦而先生喜可知也謂吾常勅爾曹

惟黎知是則是傚茲有明徵矣越數年而先生
之子仲叔爲文學高等仲且受餼季且競爽焉
先生皆不自有之卜築東隅絕不入城府郡邑
吏尚不知伯子有父爲太學先生先生一都布
袷躃躃塍澮間饁耕爭席田媪野老若不知先
生少爲名士今有子漸以顯也吾族固素習先
生而先生于宗黨恂恂拊身若不及使人望之
而意消而耿亮端方訾笑不苟取予必嚴使人
聞之而非格七十年如一日爾先生之子咸入

遵德禮之訓而出無所造請有司故凡七十年之中式其里若畏壘拜其庭若陳仲弓萬石君若先生實可謂修之于家已廼不獲如申公由七十被徵力行之對顯明于　天子之庭此所爲治不古若者乎意以我皇祖之靈天必相吾宗俾長有先生以眞修致善族豈直茲二三子之厚望抑同宗之上願也漢法七十者餔以糜粥賜以鳩杖先生形癯而神王健飯善食酒步履矍鑠何所庸是月嘉平其日丁卯爲先生覽

揆之辰翌辰立春越歲丙午貞元會而天人泰
禎符吉錄有開必先矣

大中丞詹公八十序

吾郡一時稱國之元老者凡數公至若爲　朝
廷立綱陳紀揆憲貞度贊大臣之治名實皦焉
以永綏福履麻問延世則令御史大夫詹公也
詹公者曾泉先生初令新建最徵給事南吏垣
江陵有奪情之事業且予假歸復有期而臺省
從輦下連章趣召之是時南垣有其親某子甲

首奮詞獨詹公不可爭之力廼巳咸廩廩以公
郎而具大臣之風節焉于是出僉東臬旋絓謫
藉矣及江陵敗而公入爲禮曹擢祿勲歷尚璽
丞廷尉以荐陟太僕領奉常始超晉副都御史
攝揔憲者七年以乞老歸又六年爲歲甲寅則
公年届八秩云公望彌而通籍逾老而縣車于
禮則然癸未以後嘗小迕江陵者輒驟貴公念
爲辛未所舉絶口不談南垣事其用意厚優游
卿寺者幾三十年淹速不入于其心其爲度遠

三協内外察直巳一意輔法而行無所徇然惟
務愛惜人才不爲重劾無所枉初不以風力自
見也其識體賭人言有所及拜表辭不待報而
策出國門之外其見幾明决如此厥後越許公
泰孫公皆秉憲相繼以去寔詹公啓之焉而
上皆聽其去亦以追重詹公也夫大臣體國無
以徑巳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要以難進而易退
君子之道也遠近去就歸潔其身聖人之行也
詹公第不欲爲苟去爾誠無所用名

上神聖威靈不測而于公特有潔身之諭匪公之精白乃心棐忱孚達何以獲此士大夫非進而朝則退而野天與人固未有進而不退者也公進可以正臺綱而退猶足以明臣節在朝有以佐主烈而在野猶賴以維世風或謂公年八十而骨愈淸神益王精爽映徹無減壯時自昔畢召著弼亮之勛咸在平格之歲往者公爲上意所嚮顧且久寖且大用之鼎小子顧不然公恬夷端靖無然歆羡而擬公以東山之臥者

非知公之深吾之鄉陵厲浮競攙秘嵬瑛至于
令而極矣尚不思得一篤中長茂負覔身之仁
爲不二之老者以鎮定訓廸之非捄時之務故
余願率鄉人士祝天胙公以千百其歲俾人人
被其容接若登春臺若游華胥日熏烝訢合于
元氣太和而不自知則俗之敝也庶其有豸乎
公所造于吾邑者大矣余聞公嘗以始終受
上知老臣報塞未盡而勑其後以馴謹若萬石
君家冢君方待舉南宮若介若幼及長孫任者

悉恂恂儒雅組修工藝業望者皆知爲卿材國有世臣其圖報不益重哉是歲七月曾孫生八月日乙巳公攬揆之辰適與彌月之期會其得天之豐福汪澤抑云畢厚矣佚書有之曰安廼恭己昌大在自克天蓋地軫中有滄熱善用道者不害不竭殆詹公之謂歟公中外之親多雄望美蔭濟濟翼翼旅進而爲公壽先余鼎祚不嫺之辭發尊以祝豈諗公謙尊自牧無以賤賤乎鼎祚既嘉命之辱敬撫公出處進退之鉅者

如右以質諸君子而有所私效于公憶鼎祚舞勺時先太中見公文以爲必峻舉且聞其賢也介而請爲鼎祚師公以弱謝不應即小子不慧不任教而公實雅不欲以身輕就鄉士夫由是愈賢之言于郡守羅盱江先生今之衣襜襜冠剡剡若箕將何爲者邪異日之風節福澤安望詹公哉安望詹公哉

壽邑矦日葵鮑公兼祝封太公太夫人序

成周盛時朝而君臣上下家而父子昆弟之間

靡不驩欣鼓儛歌頌祝贊蓋泰龢之徵也然猶必重稱壽云周公進兕觥而致萬壽于成王也時王方幼冲則壽固不以年論矣

今上爲御曆嗣服之四十年壬子是當五秩庶邦黎獻虎拜稽首而我邑君侯鮑公夏六月中旬吉日實攬揆之辰紀年甫三十有一比歲辛亥丞王君簿李君尉劉君圖所爲壽侯者侯力辭玆以屬余不佞申前請討侯莅吾邑者届五年性端材敏所爲惠而教生養而安全之者善

政抑何可僂數至若冰蘖之操羔羊之節則我
朝祖宗以來二百餘載吾邑所未嘗一睹者昔
麗山氏分布元氣孔乎滔乎而鍾其清醇者爲
聖賢卿大夫故清則必極貴而顯清必長年而
壽卽物之清者茗茗謖謖莫若松栢標羽族之
宗長爲仙人之上驥者莫若鶴貴且壽又孰能
尚之天保周家以治內其辭曰如松栢之茂隺
鳴之詩從九皐而聲聞天言誠之不可揜也我
侯之淸白自持繇東達外繇初克終悉出敦誠

不緣藻飾以爾人人深信之而掾吏皆負霜雪立既不敢爲奸且若將浼焉則廉生威之効也余不佞奉教久良有所異淸者多患刻而我侯仁心爲質慈祥易直念切如傷則廉而不劌之用也仁者必壽又其明驗已　國家遵周典以六計弊吏治首先于廉自余所記識遠若魏文靖王端毅近若陸大宗伯咸以淸介躋位卿輔問其壽咸百齡則所爲極貴而長年者不亦章章較著哉三君圖所爲祝侯者在斯矣在斯矣

侯以家庭昆弟遇寮幕而三君以速諸丈舅嚴事侯則又壽考惟祺福祿是荷之至願也願至則望深望深則祝頌系之成周盛時殆有然者夫稽首虎拜以媚我君上者庶邦黎獻之事也拊髀雀躍以親我君侯者二三寮友及我士民百萬戶之事也侯旦夕應召而掌銓或居臺省邇在跬步猶之今日之壽適萬里者始祝轅而已恒情凡感德而思報匪特止其身必上逮其所尊親侯之封太公太夫人名荐顯而年肇

者以次且將陟九命登期頥何待于筮史余不佞與三君少需之曰昊天有成命當有代我曹之報禮在

中憲大夫史翁暨郭太恭人雙壽三封序

堇國史少川先生初　命爲大夫則以子今太守公守福寧封云已爲比部郎封先生繇奉直而進奉政是時先生秊甫耆越數歲郎出爲寧國守又三歲丙午也則先生年進而登七十會國有大慶覃恩中外先生繇奉政而進中憲大

夫煌煌三命佩服金紫矣不佞適李寧國郡司
農大粱劉公先予至郡司馬溫陵陳公後予至
太守公儼然臨長之吾曹兄事太守公而父事
先生奉觴稱壽情也命予一言則以有事服勞
職在弟子予小子其敢辭予惟羣情所最欲得
而最難遂者莫如壽尊極于君親極于子人主
能以三錫九命寵其臣而不能使追畢召之長
世人子能以三孤八座顯其親而不能使必松
喬之引年夫壽因諸天而成之人者也予見世

之稱壽者類第以其子而推及其親意其人或靡有以自見故無得稱述焉若吾少川先生者固經明行修人也越故多才士咸遜先生爲弗如而先生累都試不售又咸爲之屈先生夷然不屑也及太守公少頴異先生訓之嚴業成而連擢第先生慨噫曰吾初非榮一第也亦將冀尊主庇民於物有所濟而已遂去而方外游猶特精靈樞祕匱之書爪幕見垣之指晚益好青烏若玄女形家言盖先生之學誠多所該洽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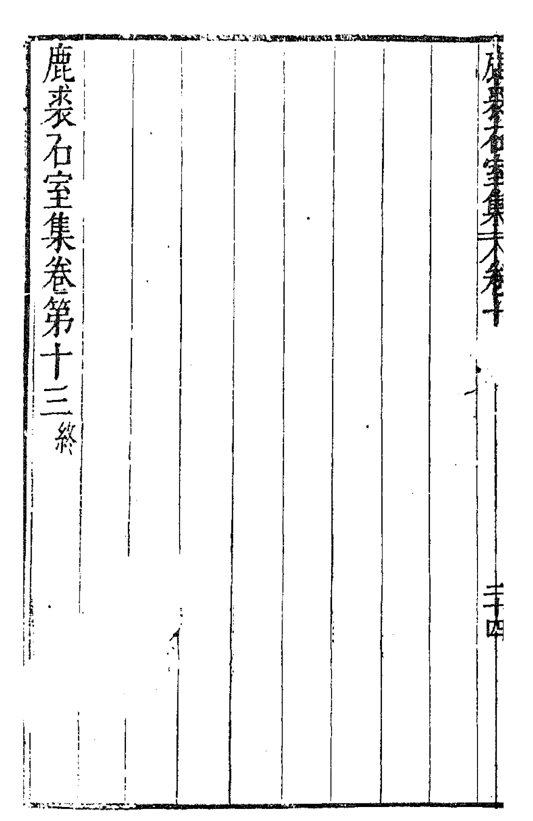
率歸于正訾笑不苟進止不失度望之皆肅然起敬顧就之使人易親即拜大夫封一歲裕徒步出入里社道故舊課稻蟹夷然不自知貴也而平生性鮮嗜欲直以約自將予同年楊太史者先生郡人始賀予得寧國以有太守公旣稱述先生質行略如此予忽忽不暇問先生年以今知方七秩矣夫先生之夷然而始不自屑於詘復不自知爲貴者其神凝也神凝則形駐先生之端嚴有度不苟者其持敬也莊敬則日彊

欲淺則理長裕用約則沖而徐盈至若時而天機時而地紀袞六氣之辨俠八紘之觀則吾得坤乾焉造化在我安所庸問年哉故君子脩身以見於世而道之眞以治身壽抑吾自致之乎某舉太史言以諗諸兩公司馬公作而曰余聞人旁習太守公福寧之善政在人耳也逮慮八閩獄所全活數百人無不驩欣祝願者祝必仰而効華封之多壽俯而期于公之高門吾固信先生之必壽也司農公曰余來宣太守公有黃

池撤關之舉盖榷關也榷歸之于湖而瑠使郤
諸境上至于今商賈若林舟航若鳧雁其百千
萬人驩呼祝願殆視閩有加焉且彼閩儛也兹
則一郡之良彼顓壹宣　天子德意而求之生
兹則亢不可得之　天威而拯諸溺難易殊矣
則其報宜厚吾固信先生必壽后必昌阜也不
佞某聆之廼矍趺前吾近睹吾滇榷事而偉哉
太守公之撤黄池關也民則芘而主則尊且有
以承親志焉予刑官卽太守公讞閩而予竊得

用刑之意矣則皆先生遺訓也異日太守公躋
三孤先生陟九命而薦年期頤其說壽要不越
此予間聞母郭太君與先生媲德駢美佐先生
訓太守公不以慈廢嚴亦繇太宜人進恭人是
年稱老矣猶有三丈夫子侍于家太守公數迎
養不肯就曰吾啖海錯而甘之烏用損官廚梨
栗乎宣志士之毛惟梨栗太守公廉雖果蓏不
易入二人者喜而故嗬之先生懸弧之辰月在
午而太夫人前期貞于孟陬然必待先生而後

申慶典禮也予小子敘次其言從兩公稽首三
祝于日太守公東望海氣五色冉冉上爲雲有
奮飛之思焉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三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四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伯姊麻太夫人六袠序

余母恭人舉三男一女而姊居長今獨吾兩人者存歲癸巳中冬十八日姊年登六十余且年四十五矣當余生家太中方給事同省郎持牛酒賀戶外輪蹄日相擊姊代主中饋猝嗟立辦

賔御霑洽問知繇姊則衆固已賢之及歸麻典客君得之時余猶呱呱號也凡吾兩人所似者有四而余小子所不如姊者五姊生不必頎而志慮清明余短小精悍姊性爽朗不爲㱿子戚促態而余亦表裏洞達無他腸姊習詩魯論孝經誦皆上口於中壘列女比擇益詳余多藏書枕籍食飲是物也姊堅坐夜繹連至戌不休余胠篋炳燭輒達曙不告勞其所不如者余淺衷易動姊有唱廼和沈幾重發則燥不如靜疏節

闊目莫如余故闌緩㢠事姊晨興手葳㩌鑰碎而米鹽繁而錢布近而竈觚遠而鬔首悉躬自校量嘗考仲子之宮審曲面勢工倕稟成此非獻其才而已則墮不如勤余輿服燕饗不能無崇餝而典客君數世以來齋用故饒姊豐外而約中不貳簋不純帛則奓不如儉比余好内典修佛教或尚虚王質莛篿姊直躬任運不復信禨祥禱祠之屬則拘不如達余用文繆負名迺鄉曲反鮮譽閭以外無能名姊者而犇有笵梱

有模内言不出女德固然則華不如實其似者
在笑皃聲音之間其不如者在蹈履材術之際
余小子良媿巳而至循余姊所得於天者無論
余小子瞠乎其後蓋世所希覯焉先太中首抱
姊母恭人殊愛之倍於子當爲婦而典客徐徐
于于焉安之贈君與陸邢二太君以冢婦姝愛
之倍於子叔幼而孤姊從典客親撫而訓之並
文學高等司勲成進士則典客見背之明年耳
又九年爲辛卯而姊仲子領鄉薦伯子籍成均

亦各有子之子夫語親則篤語儷則良語叔姒
則終義語徜續則亢宗無違色無逆境無衡慮
無償謀不抑亦昭乎備哉彼尚論虞孝必引其
年衍福箕疇壽居其一要以儉而蚤服德之共
靜而常出生之徒實則游無窮之門達則俶無
閒之域不蠹不腐勤之効焉余姊所自爲壽者
𨈏乎大矣卽巧歷安能竟其年故曰人非天不
因天非人不成天人叅合其斯爲善之善者乎
余族諸祖及諸叔兄弟以紀甲歲惟一周是月

也一陽來復周而復始於令叶矣適畢集而爲
姊壽則長者先祭酒其言曰左師有云愛女者
祝使無反言欲其宜也自女字于麻而陸太君
分惠之聲有宣勿替也邢太君不知非其婦也
事典客俛然其若不勝也叔若子既顯而欿然
其不與也內外宜矣是宜壽諸兄弟率諸子進
曰必敬必戒夙夜無𠎝爾禰爾彘無遺我兄弟
憂而忘父母之言兄弟宜矣是宜壽姊介二子
以旅酬而使應之曰嗟師氏失職彤管久湮世

遂有挾其宗而撓其家而為之宗者復樹其類
頫翼之羽毛肆媔恣驕尊已擅制其卒也惟家
之索亦承宗之羞交相戾矣女受教而字麻者
凡三紀稱未亾人者什三以庶幾免於大戾也
今茲之集女庭有三世父黨有五宗寧惟女能
諸長者及二三兄弟實榮施之因相與誦大姒
之徽音諷魯侯之燕喜振塤篪之合奏祝岡陵
之不騫酒酣樂作而禮成余小子感姊言之有
維類風贊順道也稍籍其語授二甥兼述余所

媿姊者以志吾過

新都吳母六十序

新都在萬山中縣車束馬始莅其境以故鮮兵燹之患多間右族其人悉化居四方垂槖而出梱載而入天下之富必歸焉然亦時時頗攻古有士君子之行今所稱齒繁族最富敵國者莫如溪南吳氏余往與吳氏交遊顧獨未識松溪公松溪公賈而隱者也自其王父賈松之上海凡三世矣至松溪公與楊孺人俱修業益專壹

松純帛布枲衣被寓内海物雜錯稻蟹甚盛松溪公善相遷貿繩繩不絕而孺人有心計錙銖不爽筥筲筐篋持蔵貛鑰若若也即吳氏多上賈松溪斟酌其間貲以漸饒孺人生三丈夫子請于公屬伯仲以什一襲賈季通誦學儒盖吳氏人士近累以經術顯云及松溪公捐賔客則孺人猶總家政嘗名諸子語之曰自吾與若父居上海而習觀于海之勢當其澔汗澎湃浴日浸天望之莫見其涯然竟流而不羨積而善散

者則尾閭洩之也夫財猶水也田弋狗馬柔曼
遊觀博簺諍訟所爲尾閭者何有旣乎諸子每
歲時伏臘御板輿奉孺人還里居居環黃山帶
白嶽諸婦侍孺人左右孺人率與語若不見山
之義乎能藏疾故能成其大不辭土壤故能成
其高吾生平米鹽醯醢瑣屑必親無敢棄於壑
誠計土壤之屬也而于臧獲奴客用嚴以慈有
小過必掩覆之亦庶幾藏疾耳余私受之心否
吳君者如此吳君亮直不妄言足信今年蜡月

十二日孺人春秋六十高矣心石君十餘曹者
客金閶與雲間相望孺人子有姻婭友善也適
余來吳介程生彥之請余侑酌者之詞昔之善
祝善禱必歸諸詩其曰不騫不崩言山也如川
之方至言海也卽孺人所垂訓諸子婦取喻博
矣吳君方壽毋海上東海之棗如瓜桃如數斗
大食之可後天而老黃白之間倒景去地四萬
里沆瀣雲霞之氣可拾而餐所爲壽于孺人頗
夥夥何俟余言之辱心石十餘君則謂孺人示

諸子婦之訓昭焉日星足爲家範也顧敘次而登之軸兼以侑萬年之觴余不佞敬諾

唐母張孺人壽序

夫女德不外見在紉緝饋餉之間無專成無遂事故宜于咏歌風導之文焉然劉子政傳列女雖片詞單行錄之且多紀擬何耶又況於識行超卓近著耳目而人莫能名者其德不亦甚鴻鉅哉余與某君游有年所大而皇帝王伯細而鼓缘鯤鮞靡所不譚亦靡所不合間及女德則

亟稱其鄉唐母張孺人者云孺人廼篤菴唐長
公之元妃通議唐公之丘嫂唐子之禹之嫡母
某君實其從壻也盖當孺人之婦于唐贈公已
蚤謝賓客通議公遺腹生無何亦失乳獨恃長
公一人所爲調劑周還而長養嬰孺伊誰職與
長公性温謐好恬愉孰與堪煩劇而縷委屑也
則孺人之才可知矣及通議公起家歷司勲郎
未敢兄若兄而嫂若嫂凡國政家事猶必禀命
而行司勲要津而通議羔鴈無所入處官幾三

十禩産不益初然亦不以苦廉過減是時也通議日勞宣於四方猶獨恃長公一人則孺人之才又可知矣通議之壯年而陶恭人卽世一女煢煢孺人復母而女之壻某君不異於兄之子及粤西之使車不返而藐爾子遺惟伯父伯母是怙依撫之鞠之訓之作之內之義方而敏于家督長公已老非一人能獨任也則孺人之才又可知矣而孺人又不自見其才以翔奇不自有其功以責報穆穆焉逡逡焉大校務詘已以

龐衆執虛以游於無窮則所爲人莫能名誠得道之樞者乎余竊心志之比秋某君在金陵言孺人將老而傳子冠有室斌斌都雅足傳矣曆紀乙未星殷仲春日躔降婁之次是其期屆期走書武林屬所以修爵且申以吳君韓君貢君之命三君與某君皆館通議公爲友壻焉余惟易有之無成而代有終地道也妻道也孺人少而攝姑之職以當爲舅長而攝姒之職以當爲叔老而攝夫之職以當爲父其代有終者耶夫

壽者受也謂有所自受之也又酬也天之所以酬考祥也孺人之所自受也弘矣即不責報天之所以酬孺人也必厚且固七十之年猶初日之光耳雖巧曆安能竟其算乎余逹守史局嘗有役宣城某君饗余書帶園于席識通議公余聞通議少孤有叔平野公食而能教通議終身事其叔如贈公既貴報之力如恐弗給長公張孺人復爲托通議之孤可不謂有家風乎而長公於通議貴時布衣屝屨浮湛閭里初未嘗有

所借資嗟乎先正先生之不可及類如此采風論世史氏事也余并得而敘次之以質於諸君爲孺人脩酌者之辭而副諸公官

彭太孺人八十序

瑯琊間有彭博士先生先生豐頤廣顙目煜煜有光望之知爲名家子而工古文詞譚天下大計注射不休鼎祚繇吾黨事先生先生語語延安公遺行則語語太孺人矣蓋當太孺人歸也延安公方食貧卽其袂艮顧巳謝綺縞稚布操

作而前而延安公即食貧好行其德于鄉孺人時時執女紅親絣繴洸佐之使延安公自恣其食貧也而又不以貧故格其仁已稍貴爲兖州丞從濟南郡而孺人並從度延安公以廉白顯奉入不繼則時時執女紅親絣繴洸佐之至手爲龜亦自恣其非食貧也而又不以非貧故閡延安公之誼不佞蓋咨嗟有餘慕焉聞者得與太孺人孫孝廉君游清蔚韶令言則稱古兩司馬而後叔皮孟堅直庭内事其玩之於股掌而

通之於志意廼益徵孺人惠而能教矣梅鼎祚
曰是歲闔余之月太孺人當稱耋云耋者言虖
其老至也而孺人弗耋也覩于今女德不振而
陰教衰嘗私竊慨之夫以太孺人之共婦道者
若而年婦其婦以婦人婦以孺人之崇母儀者
若而年母其母以母人母其言不越於閫而聲
載比閭之口其算不制於天而身寄造物之權
是所爲孺人當稱耋而弗耋者也而博士先生
嗛嗛焉以不獲大官之饍綸綍之章寵我太孺

人不睹夫念王事之靡盬而歎從事之獨勞者乎寧與夫上下九折畢于臣而遠于其子無寧與依隱一𠆸庶幾虖隱不廢君仕不違親篤于子而無失于其臣者也余聞孺人在濟南時過其守太夫人邸中諸夫人佩玉珊珊也孺人著簪而菅屨諸夫人寔中媿孺人即孺人八十年于兹矣其著簪而菅屨自若爾曰吾聱夫盈之蘗虛而損之爲益機也傅士先生以文詞起大江北所以承大官之饍而責綸綍之章以寵太

孺人者將屬之孝廉君太孺人若孺若嬰善事翔集則古謂天道猶酌者乎彭氏家世受易太孺人不論易其取劝盈而不虛弗損益之故且用易矣

萬母趙孺人壽序

古言女德不外見然周治亦古矣摯隆極盛而生民之詩歸本姜嫄厥有任姒迺繼嶶音亂臣之目九人而已夫有陽政必有陰教猶之月借日以爲光而要以代明仔日水柔物也神聚于

萬族莫不畢其利盡其幾者以水之肉度適也余少與瀔江守雙橋萬公評隲今古劇談皇帝王覇之略而于女德尤敍致之唯恐後巳同舉于鄉瀔江陳夫人尚未生茂才君趙夫人生令佐憲君及瀔江筮仕松谿令松谿故八閩陬區絲枲蜀毧綿麗甲天下令茹蔬啜水無所入諸槖兩夫人日椎作織紝以爲常曰吾無所用彼緜麗也而瀔江材快利所鄉不留行兩夫人謂割者不全時時以烹鮮置嬰之說進以故令廉

而不劌用最邇廷平棘寺在南號閒曹爰書不晨而决輒乘一欵段就城南諸古剎尋六朝遺跡性好弈二三大夫相過從長吟引滿六博閒作供具旨腆悉出趙夫人手而奉陳夫人於逸燕以故廷平有好客名因以才趙夫人及公之出守徽江也遠在萬里外時封公朱山先生年近耋公不欲以大人之遺體而蒙犯瘴烟苴露固不行朱山先生不憚也孺子不聞經九折坂而叱馭者乎公遂畱諸夫人侍養而先生竟若

忘濲江在遠者則夫人有爲之子者云顧公終
戀朱山先生投刻歸未幾捐賓客而朱山先生
竟若濲江之在左右者亦孺人以也先是濲江
公復納金夫人新更有所內頗甚幸夫人又于
于焉安之夫女德莫善乎有容加以孝敬勤敏
婦順備矣越十五載爲萬曆乙未蜡月女史紀
年是維六秩會長君以佐梁憲過里閈稱萬年
之觴茂才君事其母如母也者諸孫蒸蒸岐嶷
風氣日上萬氏夙以禮義相先肅肅廱廱直庭

內事余從孫某及敦若綿並締昏二君問所以
爲壽于余余惟天諶其家而焞耀宣朗之非獨
其主德茂也徃徃有以曲致之于其內而猶必
豐㒺其胙蟬連其歲月以坐觀其成而食其報
萬盈數也其始也備百順其旣也獲全昌則自
受姓之日命之乎夫有國最稱久遠者惟周僅
年八百世如京兆博陵瑯邪平原之屬歷數朝
曁千載而後益熾要未嘗不化昉于閨門將昹
在國者猶著女德之所關豈淂淖淺鮮哉麻姑

在郡之東鄉摶手丹砂可立致嵩嶽在大梁部內三花八桂森然二室間長君幸茂才所爲壽于夫人者未艾也余復念澂江公年不副德迺夫人駸駸躋上壽所謂天道猶酌挹此注彼者耶三從孫雀躍而前曰長者壽趙夫人而念澂江公無忘故溯及于萬盈魏大無忘先推及于挹此注彼尚消息盈虛天行則君子之言也請以是爲夫人壽且登之彤管以志女德需寵命而冀夫人于期頤願更端長者

瑞應屏辭祝殷母貢太安人七袠

吾鄉習稱壽壽必以辭其辭登于紈素而衣諸七仞之堂或塗金或組繡煌煌乎奕奕乎盛矣至若副墨而列屏則自祝殷太安人七十之年始盖鄉先生少莊殷公者廉靖端亮人也以最禮曹厥妃得　封安人云夫士大夫其始亦皆欲姱節砥行自謂孰與殷公賢究則庳者赴利若聚羶高者赴名若掩獲率無能盈願焉何以故要以其內計重爾盖內而最近易暱者莫如

歛陰性主利務厚積坤象爲文務芬華所豔慕
在褕狄之飾豐腆之饗所籌畫不過拓廬産以
爲子孫貽而士大夫旣搖于俗之所共趨更惑
于情之所近暱故進則仕宦不止退則造請無
厭聲實隮矣卒之多藏必善亾藪利必府怨終
始盬矣當太安人適殷公則公爲諸生居約也
前有子巳公魁南宮令海寧徙襄城用治行高
第　徵入備臺省而公頽然不居也緣是再出
爲新喻郎南銓典婺郡而公夷然不屑也數月

引歸矣歸則闔三徑手一編于翳然水木之間
而一切杜府寺之軌余見終殿公之世田無東
畝宅無西益表閭無片石詣門無雜賓雖殿公
持端廉躬自有之乎然而其內計輕者實安人
以也先是公所稱子者儒而夭娶以貞被　旌
在安人舉有子復爲公置如夫人者三人前後
舉子女十餘人冢孫舉有子仲叔以文鳴少學
季子冠而舉于鄉且各治一經所謂直諒有父
風而文章得其一絕者也安人往者秉心壹而

用愛均人以爲樛木之誼鳲鳩之仁曷克踰此夫彼中外思以厚其藏而卒亾之且以隳聲實迺殷公若安人無所貽諸子修其業而息之且以叶終始不足爲士大夫監乎安人方食仲季之報未涯也殷之先命于玄鳥輿于有娀由內德也世作求矣歲癸卯皐月十有一日爲安人設帨之辰安人先期誡諸子毋通謁毋內幣曰吾七十始滿而痛若父之堇越下壽也抑安能獨舉若觴于是諸子拜手敬謝客顧門內之親

二三君子不敢當客禮而稱通家子或婿及余弟慶輩念鼎小子少嘗辱殷公賞識特樹屏以授書梅鼎祚曰班伯宋弘因御幄施屏風畫列女咸引經以嗽戒固知内德之所繫至鉅且遠也又聞之紀亮父子並顯仕朝著其主賜屏風隔坐人皆榮之則諸子異日事耳屏以代軸希舉也夫軸有卷舒屏有張翕初安人以慈儉佐殷公之端廉意恒主于卷與翕而張與舒則取贏后人此物理亦天道也其義曲而中其用篤

而鴻二三君子卽無重布幣而以是修酌者太安人庶𩣺然嚼乎昔有鏤瑞應圖百二十事于琉璃屏者惟象物而已夫令妻壽母家之瑞異曰者世臣公族　國之瑞其爲應孰章盛焉請名之曰瑞應屏

伯姊麻太夫人七秩序

往歲癸巳余姊麻太夫人行年六十月長至十八日中外親以次爲壽莫不爭頌鴻臚公之具質行而治内有令妻贈承德公之積功累仁而

承先有賢子婦鼎小子偕族昆弟子姓拜于堂絜兕觥而歌燕喜胥予以樂焉閱十年所爲癸卯太夫人之稱袠者進六而七矣鬢鬒澤顏加渥丹夜丙尚篝燈能視蠅頭字而親授諸孫女組繡也顧其意雅不欲若鄉者之名爲壽是時伯子由參軍需次天官名其仲子而預戒之仲子嘿嘿未敢應太夫人復正色語之曰癸巳之役吾子媍在膝下二叔在庭間翕如融如曾未浹歲二叔及汝媍相繼奄忽兩姒亦尾予稱殤

吾于是知美器之不易居而盛際之難恒也自今以往庶惟恬澹以養志和平以養福而已吾老矣老而傳之若曹者此耶仲子唯唯二叔者爲鄉進士某爲右方伯某皆少孤爲太夫人相鴻臚撫而教之者也而余嘗見二叔事其嫂如母有馬新息之風然仲子意猶未已也私述其語質余于客坐余矍然起曰此子母夫人之所爲宜壽者也夫履美盛而潛有倚伏是謂審幾而防微已既裕而軫及叔嫠之多囍是謂厚黨

而存恕其性爲恬其味爲澹其節爲和其度爲
平論天下之至德者孰加焉而太夫人欲以此
老可用永年欲以此傳可用昌世引之弗替衍
之無疆宜壽矣宜壽矣仲子復請鳳兄弟所爲
壽母者何居余巳坐作而曰周書有言有藏之
約行之行萬世爲子孫常久者乎則太夫人之
所舉恬澹和平至言也夫于世有所醲豔而趨
趨則于衷必有所懻忮而乖戾醲趨者恬澹之
反而乖忮者和平之反也子行且薦南宮對

大廷以漸躋膴仕將境日以釀情日以豔儻無
忘今日言也以此游世孰不曰藏以此錫類孰
不曰孝其爲母夫人壽者鴻且遠即一日而盡
九等之　封麥五鼎之饗不泰于此矣更爲語
伯子輦下眘無庳叅軍而鄙邊徼邊地多榛蘇
貂鼲珍腴其務自廉靖以奉若母之所爲養志
與福者乎仲子唯唯以其語具述太夫人前太
夫人徵有愉色曰是非祝老婦也祝我子若孫
於千萬歲無有害者也余昆弟子姓聞之遂旅

進而潔兒觥歌燕喜如癸巳故事仲子退與兄驥之子三言屬予墨容卿張之屏以代書紳亦以介眉壽而代彼裂綺塗金者遵太夫人誡也

天台令胡母蔣太夫人八十序

昌黎有言湘南山水勝于驂鸞及范紫微出帥廣右則謂桂林風氣清淑習俗淳古玉筍瑤篸千峰峭拔爲桂海虞衡志以侈之固西南一靈境也余不佞嘗一涉越東與天台接霞標雪霤丹闕瓊臺又東南一靈境也然而磅礴幽隩氣

厚脉深九芝八桂上藥出焉故其人多壽去之三紀而余壻有傳天台者某適寓余天台勝紀且言其長憬自胡侯之善政而侯實籍桂之湘源湘源則桂之望州人文之淵藪余所識舒大司馬太史諸君子一時著駿瑋之聲胡侯少而即稱異于其鄉爲先達所聳異其來令台也台方苦徭賦侯計以版籍不定吏胥緣作奸耳爲之鉤校其戶口疆理其土田于是貧富有等而勞佚均國課以裕台故雕劮益困訟侯爲之申

文詰簡爰書間有兩造片言立剖使各極其意而亦不盡其情所稱永利遠猷士民爭謳頌而愛戴之者邑城南文溪爲閩越孔道往以竹木㳹善崩數費矦造舟爲梁縻絙以鐵初不費公私一錢也台文學與旁大邑埒而士尠預薦矦據形家言以厲壇直城闉非宜遂力爲之徙當所王歲壬子有登鄉書者此其棐忱乎亮要有所格矣廼簿復亟言胡矦精吏治能舉其職以致當路者之嘉歎引重盖本毋夫人蔣太君之

教太夫人就養縣邸也侯朝問寢而出夕聽政
而入必日詢其行事何若且奉能仁氏之戒尚
慈務恕罰十以上侯必具以對毋日詢所平反
幾何而侯性至孝台海錯珍瑰饒甘旨之供顧
太夫人不時御曰吾不忍戕生類而用官物也
售不疑陶士行之母何加焉今年秋孟月太夫
人年登八袠侯三載考最拜　貤封之寵錫與
時會簿來屬余詞以祝且賀胡侯生與宦並在
南國之靈境所謂上藥八桂者賁禺與台嶺均

有之湘山無量壽佛之所處天台殆五百應眞所游化其爲太夫人壽者亦旣富矣歡欣抃蹈人之輿情調暘祥和天之喜氣聚百順以事親者非侯耶大順之極緼爲大年是昭昭者也安竢求諸寂寞之濵曠窅之域乎簿感胡侯之覆育推詡也有傳太夫人之訓曰同官爲寮同處爲幕皆 朝廷之一命若家庭之羣從也夫卽此一言太夫人之慈愍仁篤體物隱而恊天心足以迓庥于無疆之算引熾于勿替之胙也宜

哉宜哉

韓母狄太夫人六十序

以余觀韓母狄夫人豈非與高陽氏升降而爲天所廸篤蘊崇以紹明世者哉顧跡夫人所履遘亦殊不易焉韓在淳湖猶屈景在楚衢州公承其先觀察之緒並射策甲科執憲典郡秉朱輪者兩世何奄奄盛也夫人則衢州爲郎時嬪于燕是時陳夫人當室楊夫人自大歸且復也夫人介其間不靳咸拊身下之委濡隱約黍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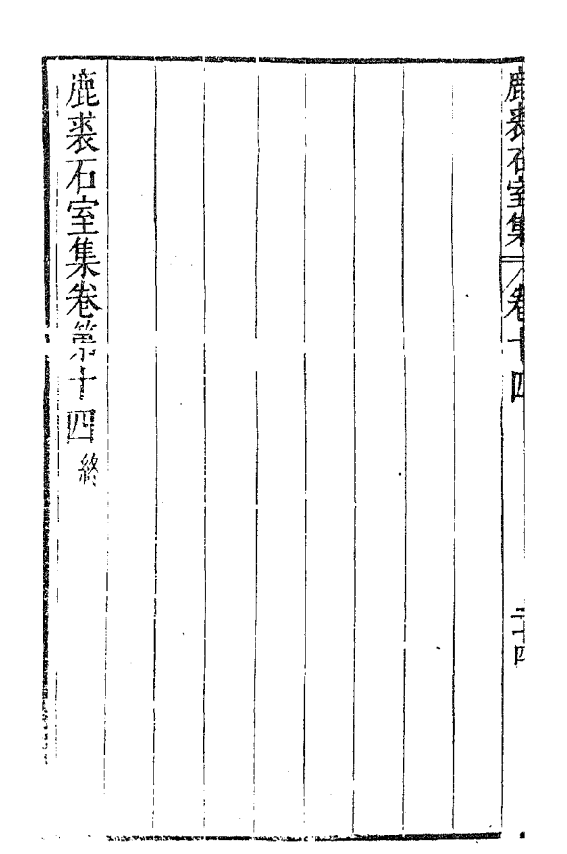
胥宇而左右之以及衢州殉力官下夫人年二
十七爾君陳生就傅孑焉勅躬抗志稱未亡以
鞠遺孤此一時也仰有所制俛有所閱釁不在
外則銷弭之難政不操巳則斡運之難夫人特
從頌處之夷險如一順以相保夫即其槪柔而
立貞而共食而能敎昭惠而克勤夫人之懿美
備而用於韓不可謂不効矣余所聞葢猶以度
勝焉當衢州居里質于盜夫人從他所計潛擁
護公且厚斥其槖裝巳所居燔君陳方呱呱泣

措炎熛鉤棘中衆莫誰何夫人獨直入纂取之又勸公勿盜詰此詎直有膽智應猝而已君陳長與仲父析箸廉取用讓名有問陳夫人以素少恩者君陳嘿不應奉之益孝謹其訓御皆自夫人而夫人以陳夫人有末疾卒時其起居湯液盥滌必親視宗戚問遺雖餉婢獲與接席夫投之變故而不驚歆之脂膏而不潤耦俱無猜履泰能降是寧淺衷陿度者勉而可令都人士博聞好修無踰君陳然縣髫八試京兆矣夫人

甚安之曰焉知非福君陳藉是以自寬而仲父
子璧哉起家郎司農因以交勗焉韓與周同姓
任姒徽音實肇妃籙逮宣王側身以圖中興迺
姜后脫簪珥佐之故知國家之闢造英誼之纘
戎必有內德焉以専受天之顯命或以振式微
迓引明惠之胙弗替也姬過其曆安庸卜年韓
之有狄夫人固誠天所惇廸蘊祟以紹明高陽
之世阜延昌熾而康遂衍裕于其身以高節風
厲敎化曷有旣乎惟茲六十之年始爲壽里俗

則然初衢州以夫人歸見于觀察公公語其族尊者曰此必有後于韓氏君陳娶數月而觀察以天年終臨革問新婦生邪黃恭人紿之曰男也乃瞑卽觀察有先識抑天殆命之矣夫人性慈儉務分卹故君陳多爲德于其鄉晚而禪誦事大士精虔以里俗爲壽饗禮豐宰割戒君陳毋勤賓而牢醴筐篚之是覯于是兩唐君吳生及余兒輩敬如約董屬于鼎祚以一言進然亦非夫人指也觀察公與先太中同籍舉余爲君

陳僚壻女適余兄子好而内爲唐君姊吳生姨之子故敘術其事得詳贍壽之期歲徒維涒灘其月皐其日庚戌日躔鶉首之次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四 終